

◆精神家园

寻秋

蔡英

秋天，比任何季节都要美好，适合走进深林听一听鸟鸣，闻一闻花香，尝一尝野果。

山脚下，丹桂花绸缎般铺了一地，浓香一阵一阵扑到胸口，让人忍不住马上下车，走到阳光底下去，走到秋天的深处去。

一棵长在路边的板栗树结满了果实。友人捡来竹竿轻轻敲打，刺球雨水般落下来。地面是一层厚厚的松针，板栗从刺球里跳出来，与我们躲起迷藏。每年秋天，母亲总要上山捡板栗，用竹匾摊开晾干后，用篮子装好悬挂在屋里。看似干枯的果实，蕴藏着浓郁的甘甜。

野柿子树的叶子稀少，红彤彤的果实像红玛瑙挂满枝头，几只山鸟欢快地吃着。刺藤枝头挂着一条条瀑布似的高粱泡、小果蔷薇和寒莓，一颗颗鲜艳圆润的红果，饱满晶莹，远望去就是一枝枝娇艳的藤花。山间有人在摘“糖罐子”，这种学名叫金樱子的野果可用来泡酒。

我们沿着古老的石阶一步步往上爬，一步一景。南方的秋天，是水墨的点染——鹅

掌椒举着马褂状的黄叶，枫树披着红衣裳，乌桕枝头挂满红叶，黄连木满目金黄——东一团，西一簇，点缀在绵延起伏的峰峦里。河流、石拱桥、茶园、古寺、老树、屋舍也点缀在大山里，像一幅幅精致的水墨画。清瘦的小溪，唱着清亮的山歌一路欢跃，留下静默的石头躺在秋风里。

三三两两的游客在山道上行走，阳光涂在身上，透透成一条金色的河流。油茶花在微凉的西风里盛开，白色的花瓣，金黄的花蕊，像玉碗盛着琥珀般的阳光。蜜蜂在花丛中忙碌，嗡嗡地唱着一首低沉的劳动之歌。高大的芦竹扬着蓬松的花穗，在溪边轻轻摇摆，衬着远处的峰峦与湛蓝的天空，有种秋风瑟瑟的伤感。

我踩着落叶，慢慢地走，只见青苔附生在奇形怪状的山石上，白蝶落在野菊花丛里，空气里充盈着菊花的苦味和枫树的清香。我无法知晓这里到底有多少座山峰，只知道身边一波波秋草如海浪，在远离人烟的山野摇曳着。我也不知道这座大山到底有多大，只知道黄叶随风一阵阵落在脚

下，发出窸窣窸窣的声音。站在山间，生出“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泪下”的感觉——这样的秋景，美好壮阔，比春天来得厚重，比夏天来得沉稳，比冬天来得绚丽。

山间有茶园，都是几十年的老茶树，一排排像梯田盘旋而上。老茶树长出了绿茸茸的新叶，我忍不住摘一片含在嘴里，舌尖有青涩的苦味。友人在茶树下拾到了鸟蛋，兴奋地拍完照后，小心翼翼地把蛋放回原处。把窝做到茶树下，好浪漫的小家。

到了山顶，我们坐在寺庙外头喝茶。豆子和芝麻茶，用山里的云雾茶叶和泉水泡，茶香与豆香珠联璧合。太阳偏西，阳光散淡，四面的峰峦越发浓墨重彩。钟声悠悠响起，银杏的金叶徐徐落到草地上，一群山鸟飞进密林，袅袅炊烟如仙雾般升起。

山间有民居，白墙青砖鱼鳞瓦，竹竿上晒着雪白的红薯粉，竹匾里摊着焯熟的扁豆，老人坐在靠背椅上望向落日，孩子挽着裤脚在溪涧捉鱼，挽着乌发的村女提着竹篮摘野菊花。村女告诉我，野菊花泡水

喝能清热解毒，做成枕头有助安眠，深得城里人喜爱。我们坐在她家的禾场里喝野菊花茶，一壶茶煮了又煮，直到暮色四合，一盏又一盏的灯光亮起来，还舍不得走。也许在这盏茶汤里，映照了季节的波澜起伏，也藏匿了生命的悲欢离合吧。

月亮从山峦深处慢慢升起来，月光明亮冷清，草木和屋舍影影绰绰。寻常这样的月夜里，我在窗前翻书写字，只看得见高楼大厦灯火辉煌，哪能见到如此清寂的山野美景。其实，读书也好，行走也好，都是审美，照见美的同时，也能照见内心。喝茶也好，行善也好，都是修行，以期修炼成更好的自己。

行走的时间，我把目光落在树叶、山峦、小溪、蝴蝶、花朵、果实上，没有看手机，也没接电话。我回到了久违的童年，在满山落叶里摘野果，采野花，看秋阳如何变幻出五彩斑斓的风景，看秋风如何召唤出甜美多汁的野果，听秋虫如何唱出响彻荒野的天籁之音。

在熙熙攘攘的红尘里为稻粱谋，早出晚归，案牍劳形，落得满心疲倦。闲暇时来山里走一走，感受原野之美，听听鸟鸣溪声，欣赏日出日落，是件多么惬意的事。尤其是秋天，看看花朵在阳光下盛开，尝尝浆果在北风里成熟，感觉大自然面对季节轮回的豁达，从而体会到生命的辽阔和天地的大美。

(蔡英，湖南省作协会员)

◆湘西南诗会

从寒风中扶起故乡(外二首)

陶小青

就让黑夜把梦拉得再长些
我才能从泛黄的岁月中
扶直炊烟
在破旧的老屋拼凑童年

就让乡愁把酒煮得再烈些
我才能从凛冽的寒风中
拥抱故乡
在削瘦的山路拾掇鸟鸣

就让泪水漫过眼前的苟且
我才能从腐烂的日子中
创出初衷

故乡的云

没有谁比你更熟悉
山脉的轮廓
没有谁比你更懂得
村庄的哀愁

风起时
你沉默不语
任由它高飞远走
古老的村庄
是你一生的守候

时光缓缓
往事跌入梦境
故乡的云
捎来泥土的气息

山路

大山是子宫
孕育着一个又一个村庄
小路是脐带
连接着故乡与远方

脚印深深浅浅
山路拾起一季落寞
几声莺语
唤醒沉睡许久的春天

青瓦木屋
升腾出人间烟火
岁月凋零
山路紧紧捂住胸口

每一次阵痛
都是思念的过错

(陶小青，绥宁人，湖南省诗歌学会会员)

在向家村的农博馆
我对那盏煤油灯印象深刻
那灯已经生了恶锈

那灯在我小时候
陪伴我和我的哥哥姐姐
一起睁大眼睛完成家庭作业
那灯也曾在多年前的一个黎明
照亮我大姐出嫁时的田埂路

水稻的一生

多么可笑的事情
我从小就跟随父母干农活
却不知道水稻的一生

在向家村农博馆
那张关于水稻一生的展图让我吃惊
播种、移栽、拔节、抽穗、成熟
要一百二十天才能走完流程

年轻人
你们可知道碗里装的米饭从哪里来
你们可知道水稻的一生都要经历什么
(林力博，洞口县文联主席)

煤油灯(外一首)

林力博

◆乡土视野

说牛

易祥茸

老远就看到二叔牵着一头牛在路上慢慢走。咦，人家遛马、遛狗，今天二叔却“遛牛”？我连忙跑过去，仔细端详二叔牵着的大黄牛：膘肥体壮，一身深黄色毛皮闪着油光，犹如披上了锦绣绸缎；双角稍稍弯曲向前，似乎是雨后出土不久的春笋；双耳竖起，是在倾听四方，双眼有神，是在静观六路；那漆黑四蹄的周围都长有一圈白毛，煞是好看。

我们这一带好久没看到养牛的了。我问二叔：“牵牛到哪里去呀？”二叔神秘地笑了笑，说：“前几年养猪，折了本。今年我看牛肉价格坚挺，就改养牛了。”

小时候，我家就有一头大黄牯。从读小学开始，我就对大黄牯“全权负责”——早晨、下午放牛，上午读书。我放牛非常细心，常常把它牵到水草丰茂的地方，一定要让牛吃饱。从不让它去疯跑，或和别的牛角斗，不像有些人那样“放野牛”；有时手里还拿一把铁篦梳，将牛毛梳得发光，同时也梳掉牛身上的虱子。待我上小学高年级的时候，家里又给我加了一个任务：就是在放牛的时候，还要割草——怕牛在外面没吃饱，回来关在栏里再喂点青草，这

有利于牛长膘。所以，我家的那头牛就成了我最好的朋友。别看我那么小，牛那么大，但它一切都乖乖听我的。有时大人牵它去耕田的时候会“绊筋”（不听使唤），但只要我去了，它就会变得老老实实。

但是，要养好一头牛也是不容易的，绝对不是早晚去放牧一下那么简单。

1980年，我家和另外3家共同分到一头牛。牛一年到头都要人去放牧，一下子麻烦事情就来了。几家人商议，按田亩多少分配放牧天数，中间的交接手续很复杂，如何厘清个中关系，也不是三五两句话说得清的。于是，我们几家一致同意，把合养的牛卖掉，各家的春耕犁田，各家自想办法。

有的人家田亩多，用卖牛的钱足够买一台耕田机。耕田机除使用时“喝”点油外，平时搁在家里，并不要人去天天“放牧”，这样，一年足足可以省出大半个劳动力来。没有耕田机的，到时可以“租”，连人带机一起租，即使花点租金，也比一年到头养牛要省钱省力。

(易祥茸，邵阳市二中退休教师)

►画卷

郑国华 摄



墙角听蛩鸣，飞鸿一羽轻。
浮云遮月影，逝水过江滨。
浪险舟难发，山遥路阻行。
联屏通故里，念念到天明。

秋夜

暮望临江楼，归来夜色幽。
孤身街巷过，往事脑中浮。
陌上霜枝冷，阶前桂影柔。
今宵檐角月，应照故园秋。

◆古韵轩

思乡(外四首)

简方杰

望月千山远，临屏思故乡。

重阳吟

重九菊花黄，登高望故乡。
红尘知坎坷，歧路起彷徨。

顾影一襟泪，迎风满面霜。
更怜慈母老，为我立斜阳。

秋日闲趣

久处江湖远，心头坐楚猿。
凭栏怀旧梦，望月过墙垣。
山上秋风冷，庭前雀鸟喧。
他乡闻燕语，犹听故人言。
(简方杰，邵阳县人，湖南省诗词协会会员)

为小鸟遮风挡雨，鸟窝开始直接暴晒在火热的阳光之下。更为严重的是，经过长时间的风吹雨打，鸟窝根基动摇，开始倾斜，随时都有倾覆的危险。我们想到了施肥，试图延缓黄瓜藤的衰败，给羽翼未满的鸟宝宝争取时日，但无济于事。

为了避免鸟窝掉落小鸟摔伤，妻在傍晚时分，小心翼翼取下鸟窝，放在窗台上。这下可急坏了鸟妈妈，叽叽喳喳叫个不停，直到夜幕降临，都不肯离去。第二天一大早，妻忧心忡忡地问我，三楼是不是有鼠？原来她发现鸟窝中少了一只小鸟，怀疑为鼠害了。我安慰妻不可能有鼠，鼠无从上去，并怀疑原本就一只小鸟。直到下班回家，发现鸟窝中仅有的那只小鸟也不翼而飞了。我方才理清头绪：妻讲的两只小鸟应该没错，消失的小鸟非为鼠害了，而是被鸟妈妈救走了。

我对动物没有研究。带走鸟宝宝绝非易事，只有空中一条途径。鸟儿没手，是怎么救走孩子的，用嘴叼、用爪子抓？这些无从得知。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当自己的孩子置身危难，鸟妈妈会奋不顾身救孩子于水火之中的！

(唐定伟，任职于湘潭县卫健局)

◆樟树坳茶座

瓜架上的小鸟

唐定伟

自打露台上种了花草草以来，闲时我就多了一个好去处。看看花草长势，或给它们除除草、施施肥、修修枝，用心感受它们吐芽抽枝、开花谢，生活的压力在花草悄无声息的生长中烟消云散。

这天一大早，妻神秘兮兮地告诉我，家里来客了。我有些摸不着头脑，不知妻唱的是哪曲。见我一脸“懵圈”，妻拉着我来露台，问我看到了什么。见我回答没看到啥特别的时，妻做了提示性引导，指了指黄瓜藤。不看不打紧，一看吓一跳。原来妻指的客人是鸟儿朋友，它已在黄瓜藤间安营扎寨了！鸟窝安放位置隐蔽性好，搭在黄瓜藤间的枝叶浓稠处。不细看，很难察觉。鸟窝用杂草搭建，比饭碗略小，应该是一只体型娇小的鸟。

发现这一秘密后，我开始留心起来。果不其然，不久就有只头顶有撮白毛的小鸟落户于此。我们一家三口不仅没有

惊吓伤害小鸟，还时不时投些米粒。到底是万物皆有灵呀，小鸟似乎感受到了友好和善意，没过几天，就与我们熟络起来，还时不时朝我们叽叽喳喳唱上一段，算是向我们问好吧。

一天傍晚，孩子兴冲冲地说在鸟窝发现了一只鸟尾巴，一动不动的。乍一听，还以为孩子误判，说不定是鸟窝的茅草呢。待我细察后，还真是鸟尾。踮脚一瞧，发现那位鸟客人在趴窝，还在眨眼呢！虽然发现了我们，但并没有飞走的意思，它认定我们是不会伤害它的。我判断，这位鸟客人要当妈妈啦，正在孵化鸟宝宝。

事实印证了我的推断，没几天就听到了鸟宝宝的唧唧学语，还有鸟妈妈来回穿梭喂食的忙碌身影。我们期盼鸟宝宝快快长大，早日翱翔蓝天。只可惜随着季节的推移，黄瓜藤有了败干的迹象，不再另抽新枝，叶片日益稀疏干枯，无力再